



石羊生傳

弇州山

卷一百一十五

詩

國朝

詩

書

藏

胡元瑞者名應麟一字明瑞嘗自號少室山人已慕其鄉人黃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謫者也遂呼之石羊生元瑞父曰按察公僖母宋宜人按察公爲行絕類萬石君而文藻過之所至好行陰德名位不甚稱以雲南按察副使歸今尙壯無恙元瑞爲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五歲按察公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輒工九齡從里社師日佔畢習經生業而心厭之俄悉肱按察公篋得古文尙書周易國風雅頌檀弓左氏莊列屈原兩司馬杜甫諸家言讀之按察公奇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爲歌詩藉藉傳里

詩數傳

石羊生傳

一

廣雅書局采

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非其好也會按察公拜尙書禮部郎挾與俱渡錢塘過吳閭汎楊子北歷齊魯趙魏之墟至燕市而止所經絲帛古卽事往往於詩歌發之而是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梁思伯吳郡周公瑕吳興徐子與嘉禾戚希仲沈純父永嘉康裕卿先後抵燕發元瑞藏詩覽之咸嘖嘖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高會雅集元瑞以齒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恍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寅慕元瑞甚使客篋而致之爲上賓旬日不聽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而周宗正灌甫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鑿貽元瑞三十韻首以北地信陽相屬元瑞益自信尋以按察公外除元瑞歸從母里中母患頭風甚劇元瑞委身醫

藥間日夜扶持不休母頭風良愈而身過勞得清羸疾矣因逃匿金華山中而會大司空葛安朱公衡還過蘭谿朱公故從燕見元瑞詩而驚賞者至是發使山中蹤跡得元瑞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元瑞感其意爲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曰天下奇才也滕君輒超格檄受餽學宮且趣入試兩御史再試再爲諸生千人冠已薦鄉書上公車報罷元瑞意殊不在一第其所游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獨余兄弟與李觀察于鱗汪司馬伯玉吳參政明卿會于鱗死餘皆散處不相及久之意邑邑不自得而余弟敬美與觀察公同年過蘭谿謂觀察吾欲就阿戎談當勝勝卿遂卽元瑞劇語一夕皆申旦臨別眷眷不忍釋曰吾於詩獨畏于鱗耳已矣今庶幾

詩藪

傳

序後

序後

二

廣雅書局

得足下又曰幸與家中丞同世胡不一及門卽卒然抱于鱗恨若何時余方謝客曇陽觀聞元瑞來喜不自勝力疾放關與爲十日飲間出所著少室山房詩余得而序焉所以屬元瑞甚重而用是頗有齟齬者余二人俱弗顧元瑞乃高臥山中不復就公車而蘭谿合喻邦相豪於詩與元瑞意合忘形爾汝嘗偕過趙學士山房倡和連日夕元瑞之臥山中凡六載而始上公車至都下遇張觀察助甫余兄弟友也讀元瑞詩擊節曰二十年亡此調矣元瑞亦奇助父詩契密無間且各自悵相遇晚試復罷歸時大司馬張公肖甫靖浙難過元瑞里元瑞避弗見張公謂按察公公兒佳甚故知之今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嶽嶽耶爲我致之錢塘請得具賓主禮元瑞乃強爲錢塘謁張公

果以上客客之會伯玉來湖上大將軍威元敬繼至伯玉數與元瑞相間問把臂劇驪出元敬七絕句詫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沈太尉曹竟陵生亦能賦贈我乎元瑞援筆千餘言立就奇思滾滾旣大將軍集相向嘆賞不置伯玉因曰我欲之海上訪王元美兄弟生復能從我乎元瑞曰吾心也遂同過弇州園伯玉道爲少室山房集序其重不下余時偕元瑞至者伯玉弟仲淹仲嘉而張大司馬亦以內召跡伯玉而來尋先別去余兄弟與伯玉元瑞諸君積日游弇中甚樂也元瑞性孤介時時苦吟沈思不甚與客相當至其揮麈尾乞藝文持論侃然尤慎於許可有莫生者躁而貪以品不登上中側目元瑞甚屬伯玉元敬游西湖故徧置坐客爲闕端元瑞夷然弗屑也

詩藪傳

序後

石羊生傳

三

廣雅書局宋

及在弇仲淹被酒狎元瑞元瑞拒弗受客謂元瑞曩湖上之役胡以異茲元瑞徐曰莫生者庸詎足校也仲淹司馬公介弟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客乃服元瑞自髻鬢厭薄榮利餘子女玉帛聲色狗馬服玩諸好一切泊然而獨其嗜書籍自天性身先後所購經史子集四萬餘卷手鈔集錄幾十之三分別部類大都如劉氏七略而加詳密築室三楹貯之黎惟敬大書其楹曰二西山房而屬予爲記旦夕坐臥其間意翛如也恆自笑蠹魚去人意不遠又謂我故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其託尙如此好稱說前輩風節嘗怪其郡若梁劉孝標之介唐駱賓王之忠而世僅僅以文士目之當由作史者盲於心故且史第知有狄梁公宋廣平賢皆頰首而從周禩將以視賓王何

徑庭也上之采風使者蘇君禹君禹雅敬信元瑞趣下其事實
王得以鄉賢祀郡城而孝標亦暴顯元瑞所著詩有寓燕還越
計偕巖棲臥游抱膝三洞兩都蘭陰疇園等集二十餘卷詩藪
內編外編十二卷他撰述未行世者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
衷四卷史叢十卷筆叢十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
卷古樂府二卷古韻攷一卷二西山房書目六卷交遊紀略二
卷兜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新聞二卷隆萬襍聞四
卷賂侍御忠孝辨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二卷蒐輯諸書有羣
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考槃集十卷談劒編二卷采真游
二卷會心語二卷類萃諸書有經籍會通四十卷圖書博攷十
二卷諸子彙編六十卷虞初統集五百卷蓋生平於筆硯未嘗
斯須廢去元瑞壯未有子邇始舉二子戊子冬復以按察公命
赴公車至瓜洲而病病積久不愈慨然曰吾其殆乎謂余知應
麟者唯子幸及吾之身而傳我使我有後世後世有我

詩藪傳

序後

石羊生傳

四

廣雅書局采

王子曰元瑞年三十有八目神清而意甚舒卽偶犯霜露何恙
不已而慮至此也夫以元瑞之生僅三十年而著作充斥乃爾
過此以往所就當又何如耶元瑞於他文無所不工績學稱是
顧不以自多而所沾沾獨詩彼固有所深造也元瑞才高而氣
雄其詩鴻鬯瓌麗迴絕無前稍假以年將與日而化矣至勒成
一家之言若所謂詩藪者則不啻遷史之上下千載而周密無
漏騰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吾長於元瑞二紀餘姑爲
傳以慰之且謂元瑞子後當竟傳我

夫詩心聲也無古今一也顧體由代異材以人殊世有推遷道有升降說者以意逆志乃爲得之耳視則凡目巧則詭抑或取諸口給而無所概於心其無當均也元美雅多明瑞來者此其先鳴余旣傾其橐於婁江則信嫻於詩矣乘舟接席相與揚權古今覈本支程殿最旦暮千古以神遇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斯人之謂也聞者或晚明瑞若殆干盟主邪吾兩人置弗聞也者而心附之姑俟論定奄及五載胥會嚴陵明瑞出詩數三編凡若干卷蓋將軼談藝衍卮言廓虚心採獨見凡諸耄倪妍醜無不鏡諸靈臺其世則自商周漢魏六代三唐以迄於今其體則自四詩五言七言雜言樂府歌行以迄律絕其人則自李陵

詩數傳

枚叔曹劉李杜以迄元美獻吉于鱗發其積藏瑕瑜不掩卽晚唐弱宋勝朝之籍吾不欲觀雖在糠粃不遺餘粒其持衡如漢三尺其握算如周九章其中肯綮如庖丁解牛其求之色相之外如九臬相馬未也嚴羽卿高廷禮篤於時者也其所品選亟稱其大有功先是誦法于鱗未嘗釋手推尊元美兼擅條貫三百篇十九首而下一人乃今抗論醜疵時有出入要以同乎己者正之也卽羽卿廷禮不耐不同以異乎己者正之也卽元美于鱗不耐不異無偏聽無成心公而生明則自盡心始盡心之極幾於無心彼徒求之耳目心思僅得一隅耳吾將以是質元美無論聞者然疑之萬厯庚寅春二月朔新都汪道昆序

明東越胡應麟撰

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上下千年雖氣運推移文質迭尚而異曲同工咸臻厥美國風雅頌溫厚和平離騷九章愴惻濃至東西二京神奇渾璞建安諸子雄贍高華六朝俳偶靡曼精工唐人律調清圓秀朗此聲歌之各擅也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永爲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此結撰之殊途也兼袁總挈集厥大成詣絕窮微超乎彼岸軌筴具存在人而已

詩數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廣雅書局影

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辭曰曲曰謠曰諺兩漢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所以度越元宋苞綜漢唐也

優柔敦厚周也樸茂雄深漢也風華秀發唐也三代政事俗習亦略如之魏繼漢後故漢風猶存六代居唐前故唐風先兆文章關世運詎謂不然

裂周而王者七國也閭漢而統者六朝也竊唐而君者五代也

七國所以兆漢六朝所以開唐五代所以基宋然七國六朝
變亂斯極而文人學士挺育實繁屈宋唐景鵬起於先故一
變爲漢而古詩千秋獨擅曹劉陸謝蟬連於後故一變爲唐
而近體百世攸宗五季亂不加於戰國變不數於南朝而上
靡好文下曠學古故自宋至元歷年三百莫能自拔非天開
明德宇宙其無詩哉

文章非末技也權謀警蹕功配生成氣運視以盛衰塵劫同其
悠遠語其極至則源委於六經溯拜於七國浩瀚於兩都西
京下無文矣非無文文之至弗與也東京後無詩矣非無詩
詩之至弗與也

孔曰草創之討論之脩飾之潤色之千古爲文之大法也孟曰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談詩之
妙詮也

世謂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吾以爲文人無出三代文法無
大六經彖象大傳一何幽也詠頌典謨一何雅也春秋高古
簡嚴禮樂宏肆浩博謂聖人無意於文乎胡不示人以璞也
夫周之所尙孔之所脩四教所先四科所列何物哉

詩三百五篇有一字不文者乎有一字無法者乎離騷風之衍
也安世雅之纘也郊祀頌之闡也皆文義蔚然爲萬世法惟
漢樂府歌謠采摭閭閻非田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
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後世言詩斷自兩漢宜也

周漢之交實古今氣運一大際會周尙文故國風雅頌皆文然

自是三代之文非後世之文漢尙質故古詩樂府多質然自是兩漢之質非後世之質

文質彬彬周也兩漢以質勝六朝以文勝魏稍文所以遜兩漢也唐稍質所以過六朝也

國風雅頌並列聖經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楚一變而爲騷漢再變而爲選唐三變而爲律體格日卑其用於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則一也雅頌閎奧渚深莊嚴典則施諸明堂清廟用旣不倫作自聖佐賢臣體又迥別三代而下寥寥寡和宜矣

琴曲虞舜至文王猶閎帖蒼頡至大禹皆後人僞作無疑

詩藪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三

廣雅書局采

四言之贍極於韋孟五言之贍極於焦仲卿雜言之贍極於木蘭歌行之贍極於疇昔帝京排律之贍極於岳州夔府諸篇雖境有神妙體有古今然皆敘事工絕詩中之史後人但知老杜何哉

晉四言惟獨漉篇詞最高古如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行衣繡誰知假真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欲齧人不避豪賢大有漢風幾出魏上然是樂府語非四言本色也

四言短章效三百長篇倣二韋頌體間法唐鄒變調荀參操植晉以下無論矣

四言典則雅清自是三代風範宏麗之端實自離騷發之

紆迴斷續騷之體也。諷諭哀傷騷之用也。深遠優柔騷之格也。宏肆典麗騷之詞也。

自聖門學詩大者興觀羣怨次則多識草木鳥獸之名然國風雅頌篇章簡古詠嘆悠長或一物而屢陳言或片語而三致意蓋六經之文體要當爾屈原氏興以瑰奇浩瀚之才屬縱橫艱大之運因牢騷愁怨之感發沈雄偉博之辭上陳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秀引廣譬具網兼羅文詞鉅麗體製閎深興寄超遠百代而下才人學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窮史謂爭光日月詎不信夫

昔人云詩文之有騷賦猶草木有竹禽獸有魚難以分屬然騷實歌行之祖賦則比興一端要皆屬詩近之若荀卿成相雲禮諸篇名曰詩賦雖謂之文可也屈宋諸篇雖道深閎肆然語皆平典至淮南招隱疊用奇字氣象雄奧風骨稜嶒擬騷之作古今莫逾昭明獨取此篇當矣

餐秋菊之落英談者穿鑿附會聚訟紛紛不知三閭但託物寓言如集芙蓉以爲裳紉秋蘭以爲珮芙蓉可裳秋蘭可珮乎然則菊雖無落英謂有落英亦可屈雖若誤用謂未嘗誤亦可以爾雅釋名讀北山雲漢則謬以千里矣余爲此論祇足供曲士一笑質之曠代當有知言

王介甫黃菊飄零滿地金此卻有病屈乃寓言王則

咏物也

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唐人絕句千萬不能出此範圍亦不能入此閭域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形容秋景入畫悲哉秋之爲氣也
也際慄兮若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模寫秋意入神皆千古
言言秋之祖六代唐人詩賦靡不自此出者

王孫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蟋蟀鳴兮啾啾漢
凜凜歲云暮蟋蟀夕鳴悲齊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咸自
此選出於騷往往可見

美人出遊九河全用騷詞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鶡高飛離哉翻
亦本騷格賈馬諸賦不必言矣

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複襍無倫賦整蔚有
序騷以含蓄深婉爲尙賦以誇張宏鉅爲工

和平婉麗整暇雍容讀之使人一唱三嘆者九歌等作是也惻

詩較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五 廣雅書局采

愴悲鳴參差繁複讀之使人涕泣沾襟者九章等作是也九
歌託於事神其詞不露故精簡而有條九章迫於戀主其意
甚傷故總集而無緒

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

以反騷視離騷以九懷視九辨以宓妃視神女以景福視靈光
無論作述優劣較然求騷於漢之世其招隱乎求賦於魏之
後其三都乎

漢詩文賦皆極至獨騷不逮然大風之壯小山之奇冠絕千古
故不在多

四言盛於周漢一變而爲五言離騷盛於楚漢一變而爲樂府
體雖不同詞實竝駕皆變之善者也

世之有戰國也文之有左莊也騷之有屈宋也其時周之後漢之先也其業周之下漢之上也

三言之工蓋莫過於練時日天馬袞等篇自後遞相祖述若繆襲韋昭傳玄輩第得其章句神奇奧眇處頓爾懸絕漢人事事不可及庸詎五言

郊祀歌練時日天馬華燿燿五神象載瑜赤蛟六章三言日出入天門景星三章雜言餘皆四言雖語極古奧倘潛心讀之皆文從字順旨趣瞭然惟雜言難通計中必有脫誤不可攷矣

鏡歌曲句讀多譎意義難釋而音響格調隱中自見至其可解者往往工絕如卮言所稱駕六飛龍四時和等句是也然以

詩數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六

廣雅書局

擬郊祀則興象有餘意致稍淺

漢三言中可法者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牲醢粟粢盛香奠桂酒賓八鄉○眾媻竝綽奇麗顏如荼兆逐摩○天馬來龍之媒歷閭闔觀玉臺○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朗○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游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巫山高高大淮水深難以逝○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泰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郊祀鍊辭鍛字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鏡歌陳事迹情句格嶸嶸興象標拔惜中多不可解今人安世等篇多不點目盍暇此

乎

饒歌朱鷺思悲翁艾如張語甚難釋而意尙可尋惟石流篇名詞義皆漫無指歸後人臆度紛紛終屬譌舛翁離一章有脫簡非全首也

郊祀多近房中奧眇過之和平少乏饒歌多近樂府峻峭莫並敘述時艱漢人詩文率明白典雅惟此稍覺不類亦猶書之盤庚易之太玄耳

元李孝先云郊祀若頌饒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國風此就樂府言之耳若通舉一代則唐山諸篇於頌章孟諸篇於雅枚李諸篇於風體製格調尤近

饒歌詞句難解多由脫誤致然觀其命名皆雅緻之極如戰城南將進酒巫山高有所思臨高臺朱鷺上陵芳樹雉子斑君

詩數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七

廣雅書局宋

馬黃等後人一以入詩無不佳者視他樂府篇目尤爲過之意當時製作工不可言今所存意義明了僅十二三百而皆無完篇殊可惜也石流上邪等篇名亦當有脫誤字與諸題不類

漢四言自有二派安世諷諫自効等篇典則滔深商周之遺軌也黃鵠紫芝八公等篇瑰奇風藻魏晉之前驅也

唐山後東平武德歌韋孟後傳毅厲志詩皆典實不浮差可紹響然高古渾噩大弗如也

秦嘉述昏語雖簡短而和平雅則諷咏有餘白狼三章太淺無味明堂五章太質無文皆出此下

高帝黃鵠歌是月明星稀諸篇之祖非雅頌體也然氣槩橫放

自不可及後惟孟德老驥伏櫪四語奇絕足當若山不厭高
及仲達天地開闢等句雖規模宏遠漸有蹊徑可尋

子建責躬一章詞義高古幾竝二韋應詔贍而不冗整而有序
得繁簡文質之中絕可師法朔風稍露詞人腳手格調在漢
魏間來曰大難是樂府非風雅體也

魏陳思下仲宣數章間有穉語而典則雅馴去漢未遠子桓篇
什雖眾雅頌則微公幹諸人寥寥絕響至嵇阮乃復大演而
四言又一變矣

臨淄矯志大類銘箴邯鄲蒼贈無殊簡牘辭瑩獻主章疏之體
晉人獨澆樂府遺風皆非四言本色甚矣合作之難也

四言漢多主格魏多主詞雖體有古近各自所長晉諸作者浮
慕三百欲去文存質而繁靡板垛無論古調并工語失之今

觀二陸潘鄭諸集連篇累牘絕無省發雖多奚爲

傅毅迪志詩亦法二章典則近之高古不逮然東京整瞻獨見
此章叔夜幽憤抑又下矣

叔夜送人從軍至十九首已開晉宋四言門戶然雄辭彩語錯
互其間未令人厭至士龍兄弟泛瀾靡尤動輒千言讀之數
行掩卷思睡說者謂五言之變昉於潘陸不知四言之亡亦
晉諸子爲之也宋齊顏謝遞相祖述遂成有韻之文梁陳隋
氏棄而不講風雅湮沒匪朝夕矣

晉以下若茂先勵志廣微補亡季倫吟嘆等曲尙有前代典刑
康樂絕少四言元亮停雲榮木類其所爲五言要之叔夜太

體淵明太淡律之大雅俱偏門耳四言句法高古者已經前
人采贖自餘情工奇麗代有名篇雖非本色不可盡廢漫爾
筆之伸長統乘雲無轡騁風無足沉澗當餐九陽代燭竇玄
妻熒熒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加故秦嘉皎皎明月
皇皇列星巖霜慘悽飛雪覆庭魏武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
公吐哺天下歸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文帝丹霞蔽日采
虹垂天山谷潺湲葉落翩翩上山采薇薄暮苦飢溪谷多風
霜露沾衣芙蓉含芳藹藹垂榮朝采其實夕珮其英東阿昔
我初遷朱華未稀今我旋止素雪云飛月落參橫北斗闌干
親交在門飢不及餐子好芳草豈忘爾貽榮華將茂秋霜瘁

詩數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九

廣雅書局

之晉宣帝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肅清萬里總齊八方叔夜目
送飛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步兵青陽曜靈和風
容與明月映天甘露被宇士衡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
樂蟋蟀在房右諸語或類古詩或類樂府或近文詞較之雅
頌則遠皆四言變體之工者典午以後卽此類不易得矣

上古四言明良喜起無論若康衢擊壤後之識者疑信相參然
語大類典謨非周末所能僞也次則穆滿二章亦自瀟雅紫
玉一歌實開後世情感之祖而語不甚類春秋如故見鄙姿
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能暫忘酷似東京樂府恐漢人取高
帝黃鵠歌擬作也晉樂府四言有絕似漢人者如獨漉篇全
章逼近又隴頭謠隴頭之水流離四下嗟我行役飄然中野

安東平淒淒烈烈北風爲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皆相去不遠齊梁後此調不復覩矣

魏武短歌行二篇其一對酒當歌末四語含寄已自不淺其一亦四言首言西伯次齊桓又次言晉文則終篇皆挾天子合諸侯三分天下之意而猶以尊王攘寇臣節不墜爲盛德噫孟德之心不待分香賣履而後見矣

魏武對酒當歌子建來日大難已乖四言面目然漢人樂府本色尙存如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自惜袖短內手知寒親交在門飢不及餐之類至嗣宗叔夜一變而華贍精工終篇詞人語矣

太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東之以聲調俳優哉唐人能爲此論自是太白然李集四言甚稀如百憂雪纔來日大難等篇以較漢魏遠甚要之李五言不能脫齊梁則所稱四言亦非雅頌之謂也

老杜無四言詩然羌村崢嶸赤雲西出塞朝進上東門二篇實得風騷遺意惜不盡脫唐調耳

太白獨漉篇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四語獨近又公無渡河長短句中有絕類漢魏者至格調翩翩望而知其太白也

退之琴操子厚鼓吹銳意復古亦甚勤矣然琴操於文王列聖得其意不得其詞鼓吹於鏡歌諸曲得其調不得其韻其猶

在晉人下乎

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意則美矣然語非商周本色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懽娛不終玉尊翠杓爲君斟酌
今夕不飲何時懽樂雖出唐人小說月明星稀之後實僅見
此蘇黃謂非子建太白不能然太白不如此間雅頰類子建
來日大難中語

世以樂府爲詩之一體余歷攷漢魏六朝唐人詩有三言四言
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近體排律絕句樂府皆備有之練時日
雷震震等篇三言也箜篌引善哉行等篇四言也雞鳴隴西
等篇五言也烏生雁門等篇雜言也妾薄命等篇六言也燕
歌行等篇七言也紫駟枯魚等篇五言絕也皆漢魏作也挾
瑟歌等篇七言絕也折楊柳梅花落等篇五言律也皆齊梁
人作也虞世南從軍行耿湓出塞曲五言排律也沈佺期盧
家少婦王摩詰居延城外七言律也皆唐人作也五言長篇
則孔雀東南飛七言長篇則木蘭歌是樂府於諸體無不備
有也

詩鼓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十一

廣雅書局

漢樂府多於古詩六朝相半盛唐前尙三之一中晚而下至於
宋元律詩日盛古體且寥寥矣況樂府哉樂府三言須模倣
郊祀裁其峻峭劑以和平四言當擬則房中加以春容暢其
體製五言熟習相和諸篇愈近愈工無流艱澁七言間效鏡
歌諸作愈高愈雅毋墮卑陬五言律絕步驟齊梁不得與古
體異七言律絕宗唐初盛不得與近體同此樂府大法也

三百篇薦郊廟被絃歌詩卽樂府樂府卽詩猶兵寓於農未嘗

二也詩亡樂廢屈宋代興九歌等篇以侑樂九章等作以抒情途轍漸北至漢郊祀十九章古詩十九首不相爲用詩與樂府門類始分然厥體未甚遠也如青青園中葵曷異古風盈盈樓上女靡非樂府魏文兄弟崛起建安擬則前規多從樂府唱酬新什更創五言節奏既殊格調夙別自是有專工古詩者有偏長樂府者梁陳而下樂府古詩變而律絕唐人李杜高岑名爲樂府實則歌行張籍王建卑賤相矜長吉庭筠怪麗不典唐末五代復變詩餘宋人之詞元人之曲製作紛紛皆曰樂府不知古樂其亡久矣

取樂府之格於兩漢取樂府之材於三曹以三曹語入兩漢調而渾融無迹會於騷雅噫未易言也

詩藪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十一

廣雅書局

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餘變宋之漸平

唐歌曲如水調歌涼州伊州之類止用五七言絕近體間有采者亦截作絕歌至五七言古全不入樂矣

古樂府近代寥寥者房中郊祀典奧難入饒歌橫吹艱詰難通相和雜謠悃質難會後人讀郊祀饒歌則見以爲太深讀相和清平則見以爲太淺故二者茫無入手其病皆在習近體不習古風熟唐音不熟漢語耳若爛讀上古歌謠及三百篇兩漢諸作邇其源流得其意調一旦悟入真有手舞足蹈樂

不自支者孰參國風雅頌之體則郊祀房中若建瓴矣孰讀

白雲黃鶴等辭則相和清平如食蔗矣

詩與文判不相入樂府迺時近之安世歌多用實字如慈孝肅雍之類語之近文者也鼓吹曲多用虛字如者哉而之以類句之近文者也相和諸曲雁門折楊柳等篇則純是文詞去詩反遠矣

郊祀用實字愈實愈典饒歌用虛字愈虛愈奇皆妙於用文者也而源流實本三百篇蓋雅頌語多典實虛字助語則全詩所同但饒歌下得更奇耳

雁門太守行通篇皆贊詞折楊柳通篇皆戒詞名雖樂府實寡風韻魏武多有此體如度關山對酒行皆不必法也

樂府自魏失傳文人擬作多與題左前輩歷有辨論愚意當時

詩藪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十三

廣雅書局采

但取聲調之諧不必詞義之合也其文士之詞亦未必盡爲

本題而作陌上桑本言羅敷而晉樂取屈原山鬼以奏陳思置酒高堂上題曰筵篋引一作野田黃雀行讀其詞皆不合

蓋本公讌之類後人取填二曲耳其最易見者莫如唐樂府所歌絕句或節取古詩首尾或截取近體半章於本題面目

全無關涉細攷諸人原作則咸自有謂非緣樂府設也今欲擬樂府當先辨其世代覈其體裁郊祀不可爲饒歌饒歌不

可爲相和相和不可爲清商擬漢不可涉魏擬魏不可涉六朝擬六朝不可涉唐使形神酷肖格調相當卽於本題乖迕

然語不失爲漢魏六朝詩不失爲樂府自足傳遠苟不能精

其格調幻其形神卽於題面無毫髮遺憾焉能有亡哉

樂府大篇必倣漢魏小言間取六朝近體秀參唐律用本題事而不失本曲調上也調不失而題小舛次也題甚合而調或乖則失之千里矣近代詩流率精於證題而疏於合調漫發此論

董逃行實緣董卓作然本色已全無此意至魏武乃言長生陸機則感時運傳玄復託夫婦咸自足傳玄詩遂爲六言絕唱唐元稹張籍競用本事而卑弱靡瑣了無發明余謂擬魏晉樂府盡仍其誤不妨乃反有古色正如二王字律之六書有大謬者後人皆故學之近時諸公自是正論余恐面目愈合形神愈離復闡茲義第難爲拘拘者道也

明李何樂府董逃秋胡亦止用本調

彼非不知事實者政恐離去耳

詩藪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十四

廣雅書局影

漢古人變歌文繁於質景富於情恐是曹氏弟兄作漢人語亦有甚麗者然文蘊質中情溢景外非後世所及也

晉樂府奏子建明月照高樓詩中四句云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泪墮不能止陳王本辭所無殊類魏武語也

傅玄龐烈婦蓋效女休作者辭義高古足亂東西京樂府敘事魏晉僅此二篇

繁欽定情氣骨稍弱陳思而整瞻都雅宛篤有情同聲之後此作爲最

漢郊祀歌十九章以爲司馬相如等作而青陽朱明四章史題鄒子樂名按四章體氣如一皆四字爲句辭雖澹古而意極

典明當出一人之手是爲鄒作無疑前有帝臨一章與四篇絕類章法長短正同蓋五篇共序五帝亦鄒作無疑史缺文耳餘練時日等篇辭極古奧意致幽深錯以流麗大率祖騷九歌然騷語和平而此太峻刻至天門景星篇中間有句讀難定文義眇通處日出入一篇絕與饒歌相類又與郊祀體殊大率非一人作未可據爲長卿也

練時日騷辭也維泰元頌體也二篇章法絕整練時日三言之極奇者維泰元四言之極典者一則瞻麗精工一則淳質古雅後人擬郊祀者當熟讀爲法華熒熒赤蛟二章類練時日青陽四章短體之工者亦當熟參

饒歌十八章漫不得其所自郊祀則全樂首尾具存練時日迎

詩藪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五

廣雅書局

神也帝臨五篇五帝也維泰元元精也天地日出入三大也

天馬景星靈芝白麟赤雁諸瑞也赤蛟送神也天門間亦當時有所徵應故列天馬後也

五神亦當是諸所祀神或一時有所徵應故列天馬後也

擬郊祀須得其體氣典奧處擬饒歌須得其步驟神奇處雖詰屈幽玄必意義可尋愈玩愈古乃佳若牽強生澀辭旨不通而以爲漢匪所知也

饒歌十八章說者咸謂字句譌脫及聲文混淆固然要亦當時體製大槩如此如郊祀歌日出入象載瑜樂府烏生八九子等篇步驟往往相類豈皆譌脫混淆耶又魏繆襲吳韋昭晉傅玄皆有擬饒歌辭當時去漢未遠諸人固應見其全文而所擬辭節奏意度亦絕與今所傳漢詞相類推此論之饒歌

體製槩可見矣

鏡歌如上的回巫山高戰城南三篇皆首尾一意文義瞭然間有數字艱詰耳君馬黃一篇章法尤為整比斷非譌脫也而有所思一篇題意語詞最為明了大類樂府東門行等上邪言情臨高臺言景竝短篇中神品無一字難通者妃呼豸收中吾二句或是其奇當直為衍文不害全篇美也上陵一篇尤奇麗微覺斷續後半類郊祀歌前半類東京樂府葢羽林郎陌上桑之祖也

餘篇若山有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艾如張語駕六飛龍四

時和聖人出拉查高飛暮安宿思非何用葑之蕙與蘭命皆此

體之空蹄魏晉諸人極力彷彿者讀繆襲傅玄辭可見今徒

詩數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六 廣雅書局

取其字句譌脫不通處以擬鏡歌此非口舌可爭第取魏晉諸人製作讀之自當以余為獨見也餘章法句法字法悉在前條所舉諸篇中熟讀自得之

芳樹一篇不甚可解而君有他心樂不可禁二語殊為妙絕然
是樂府四言所自出亦曹李諸人之祖非風雅體也

郊祀鏡歌諸作凡結語率以延齡益算為言蓋主祝頌君上蔭庇神休體故當爾樂府諸作亦有然者意致率同後學或以為漢人套語非也甄后塘上行末言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本漢詩遺意而注家以為婦人纏綿忠厚由不熟東京樂府耳

樂府尾句多用今日樂相樂等語至有與題意及上文略不相

蒙者舊亦疑之蓋漢魏詩皆以破之絃歌必燕會間用之尾句如此率爲聽樂者設卽郊祀延年意也讀古人書有不得解處能多方參會當自瞭然

漢偕詩若上元太眞馬明皆浮豔太過古質意象毫不復存俱後人僞作也漢樂府中如王子喬及仙人騎白鹿等雖間作麗語然古意淳鬱其間次則子建五遊升天諸作詞藻宏富而氣骨蒼然景純遊仙體格頓衰尙多致語下此無論矣思王野田黃雀行坦之云詞氣縱逸漸遠漢人昌穀亦云錐處囊中鋒穎太露二君皆自卓識然此詩實倣翩翩堂前燕非十九首調也第漢詩如爐冶鑄成渾融無迹魏詩雖極步驟不免巧匠雕鐫耳

詩藪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七

廣雅書局印

樂府長短句體亦多出離騷而辭大不類樂府入俗語則工離騷入俗字則拙如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句格大同工拙千里益枘枘實風騷類非騷本色也

波滔天堯咨嗟大禹湮百川兒啼不窺家其害乃去茫然風沙太白之極力於漢者也然詞氣太逸自是太白語免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子美之極力於漢者也然音節太亮自是子美語

史游急就篇第三十二章云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穀熟成賢聖並進博士先生長樂無

極老復丁右與漢郊祀歌青陽朱明等章絕類至雜置白狼
磬木三章殆不可辯楊思格馮汝言俱未拈及錄其全文於
此以論好古者

王長公云馮汝言采古詩無所不備第易林
干文等皆四言遺法余謂全章近似莫如此

又三十四章云山陽過魏長沙北埽馬飲漳鄴及清河雲中定
襄與朔方代郡上谷右北平遼東濱西上平岡酒泉彊弩與
燉煌居邊守塞備胡羌遠近選集殺胡王漢土興隆中國康
此章亦甚類雁門太守等行

又第三十三章末云與天相保無終極建號垂統解佛鬱四民
康寧咸來服集何須念慮合爲一亦類郊祀又三十六二十
七二章俱頗近雜樂府詞折楊柳之類

詩藪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六 廣雅書局採

王元美藝苑卮言云栢梁體中枇杷橘栗李梅桃雖極可笑然
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中語也余戲謂此句遂爲急就一
書所自出諸篇中皆此體也

文章自有體裁凡爲某體務須尋其本色庶幾當行柴桑歸去
來辭說者謂雖本楚聲而無其哀怨切蹙之病不知不類楚
辭正坐阿堵中如停雲采菊諸篇非不夷猶恬曠然第陶一
家語律以建安面目頓自懸殊况三百篇十九首耶

唐人諸古體四言無論爲騷者太白外王維顧況三二家皆意
淺格卑稍去千里若李杜五言大篇七言樂府方之漢魏正
果雖非最上猶是大乘韓琴曲柳鏡歌彷彿聲聞階級此外

蔑矣

詩藪內編卷一

詩藪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九 廣雅書局

黟縣黃士陵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聲易雜折繁簡之
衷居文質之要蓋莫尚於五言故三代而下兩漢以還文人
藝士平生精力咸萃斯道至有以一篇之善半簡之工名流
華豹譽傲古今者曰雕蟲小技吾弗信矣

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宋亡於齊梁漢品之神也魏品之
妙也晉宋品之能也齊梁陳隋品之雜也漢人詩質中有文
文中有質渾然天成絕無痕迹所以冠絕古今魏人贍而不
侅華而不弱然文與質離矣晉與宋文盛而質衰齊與梁文
勝而質滅陳隋無論其質即文無足論者

詩數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廣雅書局

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漢之詩也有意於工而無不工者漢之
賦有意於工而不能工者漢之騷

魏之氣雄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氣也晉之詞工於漢然不及
漢者以其詞也宋之韻超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韻也

四言風雅七言離騷五言兩漢圓不加規方不踰矩矣

騷本離
言舉其

重者詩亦不
專四言也

四言不能不變而五言古風不能不變而近體勢也亦時也然
詩至於律已屬俳優況小詞豔曲乎宋人不能越唐而漢而
以詞自名宋所以弗振也元人不能越宋而唐而以曲自喜
元所以弗永也

詩文固係世運然大槩自其創業之君漢祖大風雅麗閣遠黃

鵠惻愴悲哀魏武沈深古樸骨力難侔唐文綺繪精工風神
獨暢故漢魏唐詩冠絕古今宋元二祖片語無聞宜其不競
乃爾

漢稱蘇李然武帝蘇李儔也魏稱曹劉然文帝曹劉匹也唐稱
李杜然玄宗李杜流也三君首倡六子並驅盛絕千古非偶
然也

古詩浩繁作者至眾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流原委譜系具
存炎劉之製遠紹國風曹魏之聲近沿枚李陳思而下諸體
畢備門戶漸開阮籍左思尚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靈
運之詞淵源潘陸明遠之步馳驟太冲有唐一代拾遺草創
實阮前蹤太白縱橫亦鮑近矚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
祖述漢魏六朝所謂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也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二

廣雅書局

古詩軌轍殊多大要不過二格以和平渾厚悲愴婉麗爲宗者
卽前所列諸家有以高闊曠逸清遠玄妙爲宗者六朝則陶
唐則王孟常儲韋柳但其格本一偏體靡兼備宜短章不宜
鉅什宜古選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歷攷前人遺
集靡不然者中惟右丞才高時能秀及至於本調反劣諸子
餘雖深造自得然皆株守一隅才之所趨力故難強

五言古先熟讀國風離騷源流洞徹乃盡取兩漢襍詩陳王全
集及子桓公幹仲宣佳者枕藉諷詠功深日遠神動機流一
旦吮毫天真自露骨格既定然後沿迴阮左以窮其趣頡頏
陸謝以采其華秀及陶韋以澹其思博攷李杜以極其變超

乘而上可以掩迹千秋循轍而趨無忝名家一代

擬詩於文則東西二京先秦戰國也魏西漢也晉東都也六代文如其詩唐人詩勝於文

準古於律則安世房中唐之初也枚李張蔡唐之盛也晉宋唐之中也梁陳唐之晚也魏中盛之交也齊中晚之界也

統論五言之變則質漓於魏體俳於晉調流於宋格喪於齊兩漢之詩所以冠古絕今率以得之無意不惟里巷歌謠匠心信口卽枚李張蔡未嘗鍛鍊求合而神聖工巧備出天造今欲爲其體非苦思力索所辦當盡取漢人一代之詩玩習凝會風氣性情纖悉具領若楚大夫子身處莊岳庶幾齊語建安黃初才涉作意便有階級可尋門戶可入匪其才不逮時不同也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三

廣雅書局

兩漢諸詩惟郊廟頗尙辭樂府頗尙氣至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興象瓊瓏意致深婉眞可以泣鬼神動天地魏氏而下文逐運移格以人變若子桓仲宣士衡安仁景陽靈運以詞勝者也公幹太冲越石明遠以氣勝者也兼備二者惟獨陳思然古詩之妙不可復覩矣

詩不易作者五言古尤不易作者古樂府然樂府貴得其意不得其意雖極意臨摹終篇勦襲一字失之猶爲千里得其意則信手拈來縱橫布置靡不合節正禪家所謂悟也然殊不

易言矣

嚴氏以禪喻詩旨哉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然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瑰奇之士往往有識窺上乘業阻半途者

古詩自質然甚文自直然甚厚上山採靡蕪四坐且莫喧翩翩堂前燕洛陽城東路長安有狹邪等皆閭巷口語而用意之妙絕出千古建安如應璩三叟殊愧雅馴阮瑀孤兒畢露筋骨漢魏不同乃爾

樂府至詰屈者朱鷺臨高臺等篇至峻絕者烏生東門行等篇然學者苟得其意而刻酷臨摹則亦無大相遠故曹氏父子往往近之至古詩和平澹雅驟讀之極易然愈得其意則愈覺其難蓋樂府猶有句格可尋而古詩全無興象可執此其異也

詩之難其十九首乎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千古元氣鍾孕一時而枚張諸子以無意發之故能詣絕窮微掩映千古世以晚近之才一家之學步其遺響卽國工大匠且瞠乎後況其餘者哉

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魯直詩也古人遺墨率有蹊徑可尋惟楔帖則探之莫得其端測之莫窮其際光堯語也二君所論書法耳然形容十九首極爲親切非沈澆其中

不易知也

郊廟饒歌似難擬而實易猶畫家之於佛道鬼神也古詩樂府以易擬而實難猶畫家之於狗馬人物也

東東京興象渾淪本無佳句可摘然天工神力時有獨至搜其絕到亦略可陳如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始誰肯相爲言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萬世更相送賢莫能度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年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皆言在帶袵之間奇出塵劫之表用意警絕談理玄微有鬼神不能思造化不能祕者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萋綠迴車駕言

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文彩雙鴛鴦裁爲

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

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

孟冬眾星何歷歷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君青袍似春草長

條隨風舒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

蘿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等句

皆千古言景敘事之祖而深情遠意隱見交錯其中且結構

天然絕無痕迹非大冶鑄鑄何能至此

古詩正與檀弓類蓋皆和平簡易而其敘致周折語意神奇處更千百年大匠國工殫精竭力不能恍惚

嚴羽卿論詩六代以下甚分明至漢魏便鶻突由此處勘覈未破黃鑿所謂融大師橫說豎說尙未得向上關捩子也昌穀始中要領大暢玄風

秦嘉夫婦往還曲折具載詩中眞事眞情千秋如在非他託興可以比肩

曹劉阮陸之爲古詩也其源遠其流長其調高其格正陶孟學柳之爲古詩也其源淺其流狹其調弱其格偏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雖旨趣深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六

廣雅書局影

婉音節鮮明特甚作唐絕則千古妙倡爲漢體乃六代先驅初讀君子防未然以爲類曹氏兄弟作及觀子建集中亦載此首則非漢人信矣

蘇李錄別枚蔡言情嗣宗感懷太冲咏史靈運紀勝雖代有後先體有高下要皆古今絕唱爲其題者不用其格便非本色一剽其語決匪名家

古詩短體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皆不假雕琢工極天然百代而下當無繼者

三曹魏武太質子桓樂府雜詩十餘篇佳餘皆非陳思比

建安首稱曹劉陳王精金粹璧無施不可然四言源由國風雜

體規模兩漢軌躅具存其才藻宏富骨氣雄高八斗之稱

良非溢美公幹才偏氣過詞仲宣才弱肉勝骨應徐陳阮
什寥寥間有存者不出子建範圍之內晉則嗣宗咏懷興寄
冲遠太冲咏史骨力莽蒼雖途轍稍歧一代傑作也安仁士
衡實曰冢嫡而俳偶漸開康樂風神華暢似得天授而駢儷
已極至於玄暉古意盡矣

子建名都白馬美女諸篇辭極瞻麗然句頗尙工語多致飾視
東西京樂府天然古質殊自不同

古詩降魏雖加雄贍溫厚漸衰阮公起建安後獨得遺響第文
多質少詞衍意狹東西京則不然愈樸愈巧愈淺愈深
步兵咏懷其音響漢與魏之間也其語與格則晉也茲所以反
不如魏歟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七

廣雅書局

何仲默云陸詩體俳語不俳謝則體語俱俳可謂千古卓識

仲默稱曹劉阮陸而不取陶謝陶阮之變而淡也唐古之濫觴
也謝陸之增而華也唐律之先兆也

士龍文章差亞乃昆詩遠不如中散不以詩名然四言亦有佳
處

齊梁陳隋世所厭薄而其琢句之工絕出人表用於古詩不足
唐律有餘初學暫置可也若終身不敢過目卽品格造詣槩
可知矣

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絕到弗如送應
氏贈王粲等篇全法蘇李詞藻氣骨有餘而清和婉順不足

然東西京後惟斯人得其具體

魏文雜詩漫漫秋夜長獨可與屬國竝驅然去少卿尙一線也
樂府雖酷是本色時有俚語不若子建純用已調蓋漢人語
似俚此最難體認處

怨歌行舊謂古辭文章正宗作子建今觀前爲君旣不易十餘
語誠然至皇靈大動變等不類子建恐是漢末人作

人生不滿百咸感少歡娛卽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也飛觀
百餘尺臨牖御樓軒卽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也借問歎
者誰云是蕩子妻卽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也願爲比翼
鳥施翮起高翔卽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也子建詩學十
九首此類不一而漢詩自然魏詩造作優劣俱見

詩不可以一首得失槩一人終身詩家咸謂蒲生不如塘上信
矣然可謂子建之才不如甄后耶若余所舉數條則彼此皆
常語而常語之中具見優劣且諸作多爾非若楊用脩品題

李杜輿羽鉤金也

漢人詩無句可摘無瑕可指魏人詩間有瑕然尙無句也六朝
詩較無瑕然而有句也

曹公月明星稀四言之變也子建名都白馬樂府之變也士衡
吳趨塘上五言之變也

庖言謂子建舉冠千古實遜父兄論樂府也讀者不可偏泥
班姬團扇文君白頭徐淑寶釵甄后塘上漢魏婦人遂與文士
竝驅六代至唐蔑矣

漢兵日夜至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決非虞美

八作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李陵逸詩也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
正徘徊全用此句而不用其意遂爲建安絕倡少陵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正用其意而少變其句亦爲唐古崢嶸今
學者第知曹杜二句之妙而不知其出於漢也

泛觀前三句則子建魏詩之神杜陵唐體之妙而少卿不過漢
品之能若究竟言則明月流光雖神韻迥出實靈運玄暉造
端落月屋梁頗類常建昌齡亦非杜陵本色少卿雖平然自
是漢人語

鮪鮪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遠遊篇景純游僊所自出也南國

有佳人等篇嗣宗諸作之祖公子敬愛客等篇士衡羣製之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九

廣雅書局

宗諸子皆六朝巨擘無能出其範圍陳思所以獨擅八斗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謝靈運清輝能娛人游子澹忘歸祖
之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謝玄暉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
章祖之然明月高樓去漢尙不遠凝霜飛閣不惟兆端齊宋
抑且門戶梁陳

魏文朝與佳人期日久殊未來康樂圓景蚤已滿佳人猶未適

文通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愈衍愈工然魏宋梁體自別

嚴謂建安以前氣象渾淪難以句摘此但可論漢古詩若高臺

多悲風明月照高樓思君如流水皆建安語也子建子桓工

語甚多如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

池之類句法字法稍稍透露仲宣公幹以下寂寥自是其才

不及非以渾淪難摘故也

漢人詩不可句摘者章法渾成句意聯屬通篇高妙無一蕪蔓不著浮靡故耳子桓兄弟努力前規章法句意頓自懸殊平調頗多麗語錯出王劉以降敷衍成篇仲宣之涪公幹之峭似有可稱然所得漢人氣象音節耳精言妙解求之邈如嚴氏往往漢魏竝稱非篤論也

子建華瞻精工類左國步兵虛無恬澹類莊列太沖縱橫豪逸類子長

魏三應德璉諸作頗雅馴瓌瑗各有雜詩如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之類皆鄙俚不詞之甚不知者以爲近漢此正毫釐千里者也無論三曹視三謝便自霄壤可以世代爲限耶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十

廣雅書局

世謂晉人以還方有佳句今以眾所共稱者彙集於此太沖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士衡和風飛清響纖雲垂薄陰景陽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景純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休文志士怕日短愁人知夜長正長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顏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疏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康樂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池塘生春草園林變鳴禽叔源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华延之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玄暉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吳興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文通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梁武

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明遠繡裳結飛霞璇題納行月馬
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仲言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露滋
寒塘草月映清淮流蕭瑟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王籍蟬
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休文標峰彩虹外置嶺白雲間王融
高樹升夕煙層樓滿初月皆精言秀調獨步當時六朝諸君
子生平精力罄於此矣謝氏兄弟佳句
尙多此不備錄

青青河畔草相傳蔡中郎作中郎文遠遜西京而此詩之妙獨
絕千古語斷而意屬曲折有餘而寄興無盡卽蘇李不多見
青青河畔草斷而續近而遠五言之騷也昔有霍家奴整而條
麗而典五言之賦也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詳而有體五言
之史也而皆渾朴自然無一字造作誠謂古今絕倡歌行則
太白多

詩數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十一

廣雅書局采

近騷王楊多近賦子美多
近史然皆非三古詩比

子建七哀三良觀鬪雞贈徐幹仲宣公幹竝賦而優劣自見

今人律則稱唐古則稱漢然唐之律遠不若漢之古漢自十九
首蘇李外餘郊廟饒歌樂府及諸雜詩無非神境卽下者猶
踞建安右席唐律惟開元天寶元白而後寢入野狐道中今
人不屑爲者往往而是亦時代使然哉

長篇孔雀東南飛斷不可學則李杜二家滔滔莽莽其長亦不
容掩然大須酌量勿得造次

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敘事然高者尙有漢人遺意平者遂爲
元白濫觴李之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力加雄辭藻增

陳王古詩獨擅然諸體各有師承惟陶之五言開千古平淡之宗杜之樂府掃六代沿洄之習真謂自啟堂奧別創門戶然終不以彼易此者陶之意調雖新源流匪遠杜之篇目雖變風格靡超故知三正迭興未若一中相授也

四傑梁陳也子昂阮也高岑沈鮑也曲江鹿門王丞常尉昌齡光羲宗元應物陶也惟杜陵出塞樂府有漢魏風而唐人本色時露太白譏薄建安實步兵記室康樂宣城及拾遺格調耳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可謂具眼

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開元者工部也青蓮才之逸竝駕陳王氣之雄齊驅工部可謂撮勝二家第古風既乏溫淳律體微乖整栗故令評者不無軒輊

詩數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五

廣雅書局

三百篇非一代音也十九首非一人作也古今專門大家吾得三人陳思之古拾遺之律翰林之絕皆天授非人力也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俳偶然音節與唐律迥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陽常侍雖意調高遠至音節時入近體矣

孟五言不甚拘偶者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便覺神韻超然此其占便宜處英雄欺人要領未易勘也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調音節時有參差嘉州清新奇逸
大是俊才質力造詣皆出高上然高黯淡之內古意猶存岑
英發之中唐體大著

高岑竝工起語岑尤奇峭然擬之宣城格愈下矣

儲光羲間婉真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常建語極幽玄讀
之使人冷然如出塵表然過此則鬼語矣

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流麗者得之儀曹清峭有餘
閒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蘇謂勝韋非也

唐初五言古殊少佳者王楊沈宋集中一二僅存皆非合作無
論漢魏遠卻齊梁此時古意垂燼而律體驟開諸子當強弩
之末鼎革之初故自不得起也

詩數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三

廣雅書局

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瞻精華最爲傑作視梁陳神韻少減而
富麗過之無論大略卽雄才自當驅走一世然使二百年中
律有餘古不足已兆端矣

子昂感遇盡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傑出蓋魏晉之後惟
此尙有步兵餘韻雖不得與宋齊諸子竝論然不可槩以唐
人近世故加貶抑似非篤論第自三十八章外餘自是陳隋
格調與感遇如出二手

審言集殊乏五言僅亂石一二首佳期間出大槩非長之間篇
什頗盛意似規模三謝第律語時時雜之崔融有氣骨而未
成就薛稷郊畎之外亡復他章

仲默云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讀其集大篇句語俊拔殊

乏完章小言結構清新所少風骨孟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閒澹頗自成局

高氣骨不逮嘉州孟材具遠輸摩詰然竝驅者高岑悲壯爲宗王孟閒澹自得其格調一也

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襍梁陳之際截長絜短益宋齊之政耳如文皇帝京之什允濟廬岳之章子昂感遇之篇道濟五君之咏浩然疏雨之句辭稷郊陔之吟太白古風書懷少陵羌村出塞儲光羲之田舍王摩詰之山莊高常侍之紀行岑補闕之覽勝孟雲卿古離別王昌齡放歌行李頎塞下曲常建太白峰韋左司郡齋柳儀曹南澗顧況桑婦李端洞庭昌黎秋懷東野感興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十四

廣雅書局藏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蜀道難遠別離等篇出鬼入神恂恂莫測兵車行新婚別等作述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之釐毫溫李欲以巧勝所謂謬於千里

殷璠詩選以常建爲第一張爲句圖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益二子皆盛唐名家常幽深無際孟古雅有餘常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絕是長吉之祖孟朝日上高堂離人怨秋草少壯無會期水深風浩浩劇爲東野所宗

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

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往往深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
鳴皋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質不
如兩漢較輸杜一籌也

楊用脩謂中唐後無古詩惟李端水國葉黃時溫庭筠昨日下午
西洲及劉禹錫陸龜蒙四首然溫李所得六朝緒餘耳劉陸
更遠惟顧況棄婦詞末六句頗佳

世多訾宋人律詩然律詩猶知有杜至古詩第沾沾靖節蘇李
曹劉邈不介意若十九首三百篇殆於高閣束之如蘇長公
謂河梁出自六朝又謂陶詩愈於子建餘可類推黃陳曾呂
名師老杜實越前規歐王梅蘇問學唐人靡闕正始南渡尤
楊范陸輩近體愈繁古風逾下新安論鑿洞達諸所製作頗
溯根源然非詩人本色其所宗法又子昂也宋末嚴儀卿識
最高卓而才不足稱謝皋羽才頗縱橫而識無足取

禪家戒事障二障余戲謂宋人詩病政坐此蘇黃好用事而爲
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談理而爲理縛理障也

元名家稱趙子昂虞伯生楊仲弘范德機揭曼碩外如元好問
馬伯庸陳剛中李孝光楊廉夫陸天錫傅若金余廷心張仲
舉輩不下十數家視宋人材力不如而篇什差盛步驟稍端
然高者不過王孟高岑最上李供奉陳杜二拾遺耳六代風
流無復染指況漢魏乎國初李迪勃興衰運乃有擬古樂府
諸篇雖格調未適而意象時近弘正迭興大振風雅天所以

開一代信不虛也

由大庾而國初五百餘載中間歌行近體未嘗絕也獨古體寥寥宇宙間中興之績信陽北地斷不可誣

古詩杜少陵後漢魏遺響絕矣至獻吉而始闢其源韋蘇州後六朝遺響絕矣至昌穀而始振其步故謂杜之後便有北地可也謂韋之後便有迪功可也

宋主格元主調宋多骨元多肉宋人蒼勁元人柔靡宋人粗疏元人整密宋人學杜於唐遠元人學杜於唐近國朝下襲元風上監宋轍故虞楊范趙體法時參歐蘇黃陳軌躅永絕

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鑿鍾氏體裁雖具不出二書範圍至品或上中倒置詞則雅俚錯陳非蕭劉比也明則昌穀談藝可並雕龍廷禮正聲無慚文選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六

廣雅書局藏

擬十九首自士衡諸作語已不倫六朝而後徒具篇名意態風神不知何在惟近仲默十八章格調翩翩幾欲近之樂府自晉失傳寥寥千載擬者彌多合者彌寡至於嘉隆剽效斯極而元美諸作不襲陳言獨絜心印皆可超越唐人追蹤兩漢未可以時代論

詩至五言古五言古至兩漢無論中才卽大匠國工履冰袖手七言古卽不爾苟天才雄贍而能刻意前規則縱橫排蕩滔滔莽莽千言不窮點筆立就無不可者然五言古才力不足可勉而能七言古非才力有餘斷不至也

詩藪內編卷二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中

五言

七

廣雅書局采

黔縣黃士陵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七言古詩槩曰歌行余漫攷之歌之名義由來遠矣南風擊壤興於三代之前易水越人作於七雄之世而篇什之盛無如騷之九歌皆七言古所自始也漢則安世房中郊祀鼓吹咸係歌名竝登樂府或四言上規風雅或雜調下倣離騷名義雖同體裁則異孝武以還樂府大演隴西豫章長安京洛東西門行等不可勝數而行之名於是著焉較之歌曲名雖小異體實大同至長短燕鞠諸篇合而一之不復分別又總而目之曰相和等歌則知歌者曲調之總名原於上古行者歌中之一體創自漢人明矣

詩藪內編卷三

古體下 七言

一 廣雅書局藏

今人例以七言長短句為歌行漢魏殊不爾也諸歌行有三言者郊祀歌董逃行之類四言者安世歌善哉行之類五言者長歌行之類六言者上畱田妾薄命之類純用七字而無雜言全取平聲而無仄韻則柏梁始之燕歌白紵皆此體自唐人以七言長短為歌行餘皆別類樂府矣

古歌謠惟皇澤白雲典質雅澁即非周穆本辭亦非西京後語拾遺記所載皇娥白帝等歌浮麗纖弱皆子年僞撰無疑

甯戚白石歌前一首當是本詞後一首全類六朝唐語卒章又出附會蓋贗作也

越謠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辭義甚古唐人歌行多作如此起者

白石歌渾朴古健漢魏歌行之祖也易水歌迺爽飛揚唐人歌行之祖也

易水歌僅十數言而淒婉激烈風骨情景種種具備互千載下復欲二語不可得

項王不喜讀書而垓下一歌語絕悲壯虞兮自是本色屈子孤吟澤畔尙託寄美人公子羽模寫實情實事何用爲嫌宋人以道理言詩故往往謬戾如此

三侯類易水而氣槩橫絕橫汾由離騷而風範少頽黃鵠麗而則有雅頌遺規宣之所以中興青荷豔而織爲齊梁前導靈之所以末造

七言古樂府外歌行可法者漢四愁魏燕歌晉白紵宋齊諸子

詩藪內編卷三

古體下 七言

二 廣雅書局采

大演五言殊寡七字至梁迺有長篇陳隋浸盛婉麗相矜極於唐始漢魏風骨殆無復存李杜一振古今七言幾於盡廢然東西京古質典刊邈不可觀矣

少卿五言爲百代鼻祖然七言亦自矯矯如徑萬里兮度沙漠悲壯激烈渾朴真致非後世所能僞然較之易水大風則夷爽調適不如蓋當是時郊祀鼓吹並出七言句法又一變矣平子四愁優柔婉麗百代情語獨暢此篇其章法實本風人句法率由騷體但結構天然絕無痕迹所以爲工後人句模而章襲之適爲厭厭之餘耳

魏武度關山對酒等篇古質莽蒼然比之漢人東西門行音律稍艱韻度微乏其體大類雁門太守行氣出唱三首類董逃

秋胡行二首類滿歌董逃或作魏武滿歌亦魏武辭未可知
大槩氣骨峻絕惟陌上桑類陳思且張永伎錄不載恐非其
作子桓燕歌二首開千古妙境子建天才絕出迺七言獨少
大篇

建安自曹氏外殊寡七言陳琳飲馬長城窟一章格調頗古而
文義多乖昌穀謂意氣鏗鏘非風人度其以是乎公幹仲宣
絕不復覩惟繆熙伯鏡歌曲得西京體左延年秦女休有東
漢風而名下應徐遠甚固知一代文人冒濫湮沒時不免也
晉白紵辭綺豔之極而古意猶存自後作者相沿梁武之外明
遠休文辭各美麗然明遠池中赤鯉一章語意不類梁武僅
作小言休文雖創四時之體至後半篇五首盡同亦七言絕
耳若晉人形容舞態婉轉妙絕諸家似未窺也
白紵辭前一首自質如輕雲色如銀下當另爲篇

休洗紅二章調甚高古而語頗類子夜前溪非漢末辭卽晉人
擬作如新紅裁作衣舊紅翻作裏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
復君所知建安無此調也

晉樂辭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面發紅絕似漢人語但前
四句不類至愛惜加窮袴防閒託守宮則全是唐律矣少陵
慎莫近前丞相嗔出此後二句楊用脩以爲此老本色何也
木蘭歌世謂齊梁作齊人一代絕少七言歌行梁始作初唐體
此歌中古質有逼漢魏處非二代所及也惟朔氣寒光整麗

流亮類梁陳然晉人語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青松巖

素髓秋菊落芳英已全是唐律至休洗紅獨漉篇其古質處
又多近木蘭齊梁歌謠亦有傳者相去遠甚余以爲此歌必
出晉人若後篇則唐作也

晉明世柔然社崙始稱可汗此歌出晉人手愈無可疑蓋宋齊
以後元魏入帝中華柔然屏居大漠與黃河黑山道里懸絕
惟東晉世五胡擾亂柔然拓拔常相攻幽冀間故詩人歷敘
及之世之疑木蘭者率指摘可汗二字不知此歌得此證佐
益明亦一快也

木蘭歌是晉人擬古樂府故高者上逼漢魏平者下兆齊梁如
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尙協東京遺響至當窗理雲鬢對
鏡貼花鈿齊梁豔語宛然又出門見火伴等句雖甚樸野實
自六朝聲口非兩漢也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下 七言

四

廣雅書局藏

大姊聞妹來三疊是做長安有狹斜體至磨刀霍霍向豬羊六
朝面目盡露矣此等最易辨亦最不易辨也

六代兄弟齊名者晉爲最盛二陸二張二傅士衡景陽烜赫詞
場休奔名出其下遠甚然張陸自五言外歌行槩不多見休
奔龐烈婦雜言繼躅東京董逃行六言獨暢典午饒歌諸作
亦在繆襲韋昭間惟五言勦襲雷同絕少天趣聲價不競職
此之由

傅玄瓊從兄弟玄子咸孫
敷瓊子祗孫暢並有文名

元亮延之絕無七言康樂僅一二首亦非合作歌行至宋益衰
惟明遠頗自振拔行路難十八章欲汰去浮靡返於渾朴而
時代所壓不能頓超後來長短句實多出此與玄暉五言俱

兆唐人軌轍矣

齊梁後七言無復古意獨斛律金敕勒歌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大有漢魏風骨金武人目不知書此歌成於信口咸謂宿根不知此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無意發之所以渾朴蒼暗合前古推之兩漢樂府歌謠采自閭巷大率皆然使當時文士爲之便欲雕繢滿眼況後世操觚者

齊一代遂無七言以宣城材具而篇什寥寥他可知已王融擬兩頭織織歌殊不成語益見漢人制作之工

曹氏父子而下六代人主世有文辭者梁武昭明簡文差足繼軌七言歌行梁武允勝河中之水東飛伯勞皆寓古調於織詞晉後無能及者簡文烏棲曲妙於用短元帝燕歌行巧於用長竝唐體之祖也

建安以後五言日盛晉宋齊間七言歌行寥寥無幾獨白紵歌行路難時見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頗尙此體燕歌行搗衣曲諸作實爲初唐鼻祖陳江總持盧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響時乖節奏未協正類當時五言律體垂拱四子一變而精華瀏亮抑揚起伏悉協宮商開合轉換咸中宵繁七言長體極於此矣

燕歌初起魏文實祖柏梁體白紵詞因之皆平韻也至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兔城頭月似娥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制作浸繁但通章尙

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故讀之猶未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要惟長篇鉅什敘述爲宜用之短歌紆緩寡態於是高岑王李出而格又一變矣

齊梁陳隋五言古唐律詩之未成者七言古唐歌行之未成者王盧出而歌行咸中矩度矣沈宋出而近體悉協宮商矣至高岑而後有氣王孟而後有韻李杜而後入化

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盧思道從軍行薛道衡豫章行音響格調咸自停勻體氣丰神尤爲煥發

初唐短歌于安滕王閣爲冠長歌竇王帝京篇爲冠李嶠汾陰行玄宗劇賞然聲調未諧轉換多躓出沈宋下薛君采初唐獨取此篇非是

詩數內編卷三

五體下 七言

六

廣雅書局

王翰蛾眉怨長城行亦自愴楚宜爲子美所重

仲默謂唐初四子雖去古甚遠其音節往往可歌子美詞雖沈著而調失流轉實詩歌之變體也此未盡然歌行之興實自上古南山易水隱約數言咸足詠嘆至漢魏樂府篇什始繁大都渾朴真至旣無轉換之體亦寡流暢之辭當時以被管絃供燕享未間不可歌也杜兵車麗人王孫等篇正祖漢魏行以唐調耳

李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餘

陳杜歌行不槩見沈宋厭王楊之靡縟稍欲約以典實而未能

也李杜一變而雄逸豪宕前無古人矣盛唐高適之渾岑參之麗王維之雅李頎之俊皆鐵中錚錚者崔顥儲光羲篇什不多而婉轉流媚亦有可觀常建已開李賀任華酷似盧仝盛衰倚伏如此

昌穀云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引以抽其臆吟以達其情此大槩言之百漢魏歌行吟引率可互換唐人稍別體裁然亦不甚遠也

自五言古律以至五七言絕槩以溫雅和平爲尙惟七言歌行近體不然歌行自樂府語已峭峻李杜大篇窮極筆力若但以平調行之何能自拔七言律聲長語縱體旣近摩字櫛句比格尤易下材富力強猶或難之清空文弱可登此壇乎

詩藪內編卷三

古體 七言

七

廣雅書局影

凡詩諸體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橫初學當擇易下手者今略舉數篇青蓮擣衣曲百疔歌杜陵洗兵馬哀江頭高適燕歌行岑參白雪歌別獨孤漸李頎緩歌行送陳章甫聽董大彈胡笳王維老將行桃源行崔顥代閨人行路難渭城少年皆脈絡分明句調婉暢旣自成家然後博取李杜大篇合變出奇窮高極遠又上之兩漢樂府落李杜之紛華而一歸古質又上之楚人離騷鎔樂府之氣習而直接商周七言能事畢矣

闔闢縱橫變幻超忽疾雷震霆淒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

短歌惟少陵七哀等篇雋永深厚且法律森然極可宗尙近獻

古學之置杜集不復辨所當併觀李之烏棲曲楊叛兒等雖甚足情致終是斤兩稍輕咏嘆不足

太白蜀道難遠別離天姥吟堯祠歌等無首無尾變幻錯綜窈冥昏默非其才力學之立見顛踏少陵公孫大娘漢陂行丹青引麗人行等雖極沈深橫絕格律尙有可尋

照鄰古意賓王帝京詞藻富者故當易至然須尋其本色乃佳歌行兆自大風垓下四愁燕歌而後六代寥寥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婉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獻吉專攻子美仲默兼取盧王竝自有旨

大風千秋氣槩之祖秋風百代情致之宗雖詞語寂寥而意象靡盡柏梁諸篇句調太質興寄無存不足貴也

詩數內編卷三

古體下 七言

八 廣雅書局

唐五言古作者彌眾至七言殊寡初唐四子外惟汾陰鄴都盛唐李杜外僅高岑王李中唐劉棗一二不足多論至元白長篇張王樂府下逮盧李流派日卑道術彌裂矣

李杜二公誠爲勁敵杜陵沈鬱雄深太白豪逸宕麗短篇效李多輕率而寡裁長篇法杜或拘局而靡暢延禮首推太白于麟左袒杜陵俱非論篤

太白幻語爲長吉之濫觴少陵拙句實玉川之前導集長去短學者當先明此

李杜歌行雖沈鬱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有能總統爲一實宇宙之極觀第恐造物生材無此全盛近時作者間能具備兩公之體至鎔液二子之長則

未覩也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
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李音節鮮
明情致委折濃纖脩短得衷合度暢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
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
白傳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盧
仝之拙朴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義之狂譎雖淺深高
下材局懸殊要皆曲徑旁蹊無取大雅張籍王建稍爲真澹
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盡矣

詩五言古七言律至難外則五言長律七言長歌非博大雄深
橫逸浩瀚之才鮮克辦此蓋歌行不難於師匠而難於賦授
不難於揮灑而難於蘊藉不難於氣槩而難於神情不難於
音節而難於步驟不難於胸腹而難於首尾又古風近體黃
初大麻而下無可著眼惟歌行則晚唐宋元時亦有之故徑
路叢雜尤其學者務須尋其本色卽千言鉅什亦不使有一
字離去乃爲善耳

李杜外短歌可法者岑參蜀葵花登鄴城李頎送劉昱古意王
維寒食崔顥長安道賀蘭進明行路難郎士元塞下曲李益
促促曲野田行王建望夫石寄遠曲張籍節婦吟征婦怨柳
宗元楊白花雖筆力非二公比皆初學易下手者但盛唐前
語雖平易而氣象雍容中唐後語漸精工而氣象促迫不可

不知

王勃滕王閣衛萬吳宮怨自是初唐短歌婉麗和平極可師法
中盛繼作頗多第八句爲章平仄相半軌轍一定毫不可踰
殆近似歌行中律體矣

國秀集有太子司議辭奇童似是人名然唐又有蔣奇童豈亦
人名耶詩話評辭五言律禁苑春風起云如此麗則不謂奇
童而何則不得爲名審矣辭又有雲中行七言古在王勃李
嶠間玉堦怨五言絕得太白昌齡調蓋初盛之超然者而名
字湮沒不傳可爲浩嘆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婉轉出劉希夷白頭翁上而世代不
可攷詳其體製初唐無疑崔顥雁門胡人詩全是律體強作
歌行黃鶴實類短歌乃稱近體

詩藪內編卷三

古體下 七言

十

廣雅書局

崔顥邯鄲宮人怨敘事幾四百言李杜外盛唐歌行無贍於此
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見後來連昌長恨皆此兆端

韋楚老祖龍行雄邁奇警如黑雲障天天欲裂壯士朝眠夢宛
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鮑魚轍腐肉偷生五千里僞
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乾赤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
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撩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
家馬長吉諸篇全出此而諸選皆不錄漫載之

衛萬吳宮怨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
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句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
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高華響亮可與王勃滕

王閣詩對壘第末二句全與太白同不知孰先後也

庚信詩地中鳴戰鼓天上下將軍駱賓王蕩子從軍賦隱隱地
中鳴鼓角迢迢天上出將軍全用此然二語非警策駱蓋偶
然耳從軍賦近獻吉改爲歌行攷駱本辭賦語實三之一李
但削去此類餘皆仍其舊也

元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
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
爲贅腴尙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
義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馬麗人等凡所歌行
率皆卽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
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觀微之此序則唐人亦自推轂
少陵樂府近時諸公多主斯說而微之序人少知者故特錄
之

詩藪內編卷三

古體下 七言

十一

廣雅書局宋

仲默明月篇序云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布辭
沈著鄙心竊效之以爲長篇聖於子美矣旣而讀漢魏以來
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爲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
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
音節往往可歌迺知子美辭固沈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
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于鱗云七言歌行惟杜不失初唐氣
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强弩之末間以長語英雄欺
人百李論實出於何而意稍不同

杜七歌亦做張衡四愁然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麗漢唐

短歌名爲絕倡所謂異曲同工

元和中李紳作新樂府二十章元楨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華原磬西涼伎之類皆風刺時事益做杜陵爲之者今並載郭氏樂府語句亦多做工部如陰山道縛戎人等音節時有逼近第得其沈著而不得其縱橫得其渾樸而不得其悲壯樂天又取演之爲五十章其詩純用已調出元下世所傳白氏諷諫是也

太白遠別離舊是難處范德機知其調之高絕而不解其意所從來近王次公獨謂太白晚年時事之作深得之所稱幽囚野死從古有此議論者魏晉以還篡奪相繼創爲邪說劉知幾史通載之甚詳

太白搗衣篇等亦是初唐格調蜀道難夢遊天姥吟遠別離鳴皋歌皆學騷者白頭吟登高丘公無渡河獨漉諸篇出自樂府烏夜啼楊叛兒白紵辭長相思諸篇出自齊梁至堯祠單父憶昔洛陽之類則太白已調耳

詩藪內編卷三

古體下 七言

十二

廣雅書局

題畫自杜諸篇外唐無繼者王介甫畫虎圖蘇子瞻烟江疊嶂夜遊圖韓子蒼龍眠圖虞伯生墨竹楊廉夫青蓮像薩天錫織錦圖皆有可觀而骨力變化遠非杜比惟李獻吉吳偉林良等六詩模寫精絕而豪宕縱橫幾欲與杜並驅真傑思也大白懷素草書歌誡爲僞作而校者不能刪削以無左驗故今觀素師自敘錢起盧綸等句無不備錄顧肯遺太白此證甚明天若不愛酒本馬子才詩近又舉李墨迹爲證尤可笑詩可僞筆不可僞耶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三語奇
絕卽兩漢不易得子美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問誰腰鑣胡與羌才易數字便有唐漢之別杜尙難之況其
下乎

長安城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
官走避胡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
送塵埃不見咸陽橋二起語甚古質類漢人終是格調精明
詞氣跌宕近似有意兩京歌謠便自渾渾噩噩無迹可尋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槩勝而才藻
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風神逸不復觀固時代之盛衰亦人事之工
無才藻而變化風神逸不復觀固時代之盛衰亦人事之工
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
行孟襄陽輩才短故歌行無復佳者

拙耶

詩藪內編卷二

古體下 七言

七三 廣雅書局影

唐人歌行烜赫者郭元振寶劍篇宋之問龍門行明河篇李嶠
汾陰行元稹連昌辭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盧仝月蝕李賀
高軒竝驚絕一時今讀諸作往往不厭人意而盧駱杜陵高
岑王李大家正統俱不以是著稱同時惟太白蜀道難等篇
爲世所慕差不爽名實耳

元和間樂天聲價最盛當時挽詩云孺子解吟長恨賦胡人能
誦琵琶篇又一女子能誦白長恨歌遂索值百萬其爲一代

驚豔如此少陵同谷作歌時正拾橡粟隨狙公覓一飽不可得詩固有遇不遇哉

余嘗評宋人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至風雅樂謠二百年間幾於中絕今詩家往往嘗宋近體不知源流既乏何所自來宋黃陳首倡杜學然黃律詩徒得杜聲調之偏者其語未嘗有杜也至古選歌行絕與杜不類晦澀枯槁刻意爲奇而不能奇真小乘禪耳而一代尊之無上陳五言律得杜骨未品絕高他作亦皆懸遠

楊用脩詩話所載洛春謠夜歸曲皆宋人七言古可觀者

勝國諸家七言古篇什甚不乏然自是元入歌行擬王楊則流轉不足攀李杜則神化非儔至於瑰詞綺調亦往往筆墨間視宋人覺過之

詩藪內編卷三

古體下 七言

十四

廣雅書局

元末楊廉夫歌行聲價騰湧今讀之大率穠麗妖冶佳處不過長古文昌平處便是傳奇史斷漢魏風軌未覩藩籬而一時傳賞楮貴信識真未易也

勝國歌行多學李長吉溫庭筠者晦刻濃綺而真景真情往往失之目前盛唐則不然愈近愈遠愈拙愈工讀王岑高李諸作可見

主拾遺賓供奉左中允右嘉州則沈雄秀逸短什宏章諸體悉備至於千言百韻取法盧駱什一爲之可也

宋初諸子多祖樂天元末諸人競師長吉

五言拙體非自創任華與李杜同時已全是此調特篇什不多

耳長舌險怪雖兒語自得然大白亦濫觴一二馬異與盧同時詩體正同張碧差後長吉亦頗相似盧體不復傳長吉則宋末謝皋羽得其遺意元人一代尸祝流至國初尙有效者蘇子瞻定慧寺海棠郭功父金山行等篇亦尙有佳處而不能盡脫宋氣歐學韓黃學杜用力愈多去道愈遠

仲默論歌行允謂前人未發然特專明一義匪以盡槩諸方王楊四子雖偏工流暢而體格彌卑變化未覩唐人一代皆爾何以遠過齊梁必有李杜二公大觀斯極仲默集中爲此體僅明月帝京昔遊三數篇他不盡爾其意可窺

國初季迪歌行尙多佳作弘正特盛李何外若昌穀繼之應登皆有可觀

詩藪內編卷三

古體下 七言

十五

廣雅書局

退之桃源石鼓模杜陵而失之淺長吉浩歌秦宮做太白而過於深惟獻吉宗師子美併奪其神間作青蓮亦得其貌然爲初唐則遠仲默李同調氣稍不如明月帝京風神朗邁遂過盧駱元美後起併前諸子奄而有之千古宗工五君而已

懷甯丁樹屏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詩藪內編卷三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